



## 《丑角爸爸》的多重张力

张育华

《丑角爸爸》是一部颇有美学嚼头的戏。它不仅耳目一新地拿京剧丑角为题材，故事底本显得别致，更在故事的述本——即叙述文本上特立独行。它不追逐表层的视听修辞渲染，着重在叙事张力的多重建构上用心、用功，从而填补了当下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块美学短缺。

审美张力，即调动对立状态的美学元素，使其彼此抗衡、互为映照、相反相成，从而呈现出饱满的复合力量，生成立体的观剧感受。

《丑角爸爸》的这种审美张力，可从人物调性的设计、叙述流程的编织、意义声部的集结等层面得到印证。

### 一、人物调性设计的张力

在核心人物赵青山身上，性格系统的张力、内心世界的张力，处理得格外醒目。在京剧舞台上，他是滑稽可笑的丑儿，是插科打诨的佐料，是一幅漫画，但在拉扯女儿成人的艰辛岁月里，在赵都京剧团师弟师妹、徒儿们的心中，却是大事的主心骨，沟沟坎坎的顶梁柱，是生活里的一曲交响。丑角的舞台姿势，通常

双腿弯曲、蹲地行走“走矮子”，但人生舞台上赵青山的生存姿态，却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子，面对窘迫的生存，不低头不弯腰，倔强到骨头打断了，骨头茬子也要朝上立着。在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里，他是嘴里叼着梳子给女儿梳小辫，“掰块太阳给女儿怕烫着、掰块月亮怕凉着”的慈父，然一旦碰触到他的内心疼处，却又是一巴掌掴得孩子出走，逼女儿远离生母的“狠爹”。他是台上的名角儿、台下的爷们儿，也是借酒浇愁、犯浑胡闹的小人物。赵青山这个电视剧人物，以夸张却也得体的性格张力，重构了复杂况味的人性景观，让观众感到新奇着迷。

赵青山如此，其前妻筱月红，也是这种二律背反的人物建构。她是京戏里的青衣，青衣一扮上，多是贤妻良母，而卸了戏装的筱月红却“要为自己活”，任由小女儿光着脚追赶哭喊“妈妈”，流着眼泪却也决绝地离去，为爱情割舍母女之情。

还有新一代编剧徐刚的性格塑形。他是典型的文科小生，儒雅情调、善良真挚，内心奔

腾着感情渴望，在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却也弱不禁风。作为编剧，他把内心挣扎写进剧本，在想象中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爱情并以此宽慰自己的愧疚；作为男人，他被冷静理性的妻子支配，在不顾一切去爱、一尘不染去爱的小萍面前成为角色反衬。

徐刚的复杂性格系统，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张力建构，当他躲躲闪闪不敢道出爱情心声时，当他胆怯地关上茶室的门，躲避小鹏与一群混混的殴打风波时，这个人物的分寸感很难拿捏，要让观众理解人性中的软弱和两难选择的无奈，而不是仇恨人物，要让观众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而升华至审美情感，需要境界，也需要极高的叙事技巧，这一点，编导和演员都做到了。同时，这个俊朗书生，也和表面上结结巴巴、窝窝囊囊、草草度日，但有着强大的男人内心和惊人的感情执著的皮小球，形成了角色之间的结构张力，不禁令人想起雨果笔下《巴黎圣母院》中那些张力十足的浪漫人物群雕。

正是这些在对立中搭建起来的人物，他们性格的多重对抗与调和，既还原了真实生存的复杂况味，也以其有意的张力布局，使人物有立体感、有内在的美学品质。更深邃的是，表达出了人性的外景观和内宇宙之间的纠结，道出了人性在煎熬中向上的努力。

## 二、叙述流程编织的张力

这又是一部亦庄亦谐的复调文本。

幼时的梨花偷考剧团，赵明亮严防死守。女儿苦苦哀求未果欲跳窗逃走，守候在窗下的赵青山，手端茶壶一脸得意，最后以皮小球调虎离山支走师傅为梨花解困作结。

这场戏看似搞笑，其实颇具深意。它以谐谑的方式写出了悲伤，写出了婚姻伤害如何转嫁为父亲对女儿梦想的戕害，写出了人生伤害的某一个果常常会成为下一个因，写出了伤害的后遗症，延伸到了精神分析的层深。

还有翠花为昏迷不醒的青山边擦洗、边垂泪，边嗔怨、边唱曲，亦悲亦喜，亦庄亦谐，尽

显艺术张力。

《丑角爸爸》的复调张力又体现在写实与写意的配置上。通篇以写实为基调，以慢热见长，故事越到后半味道越足，到结尾，借祝寿重戏，叙事上挥洒了大逆转，成为浓墨重彩审美惊奇的绽放。

## 三、意义声部集结的张力

这部戏，在灰色的时代基调上给出了明亮的旋律。我们处在一个马晓华们弄潮的时代，但剧中高扬了小鹏、大熊、皮小球、婧婧在爱情上的价值坚持，虽然剧中赵青山告诉女儿“最靠不住的就是爱情”，但该剧的爱情景观给足了观众靠得住的信心。

这部戏是柴米油盐的写照，更是对生存的探底。

赵青山在剧中曾有一段关于丑角的主题发言。窃以为是否可以不说？一是直陈主题的发言总有裸露之嫌，会降低美学品质，自古以来，高明的艺术往往是不肯说破的艺术。二是在一部长篇电视剧里，若两句话就能把剧魂说得明白，恐怕它的意义声部会失之于单薄。

其实，《丑角爸爸》整体故事呈现出来的阐释空间远比上述发言要丰厚得多。就像片尾曲中所唱：“一望中，你陪我走过人生的风雨兼程，一望中，你恨爱全无留给我温暖的灯。”

结尾显示了全剧颇具想象、颇具动势、颇具余韵的张力——当女儿、前妻、师妹同台同心，用《贵妃醉酒》唱出心愿时，唤醒了赵青山灵魂深处最幽微的记忆，他奇迹般醒来，喊出融进生命的那一声“老奴在——”。

与其说这是故事里的生命奇迹，莫如说是叙事张力设计的奇迹，是意义多重激荡的美学奇迹。这个一生不屈不弯的丑角男人，正是他人生选择的老奴，是富于尊严的生存方式的老奴，这一大敞开的结尾似乎在叩问观众，我们呢，我们为谁而奴？

（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（责编 大木）